

参加南昌起义 红三红四军军长 毛泽东称之为「红军教头」
抗战伊始受毛泽东亲自派遣 参与组建新四军

参加南昌起义 红三红四军军长 毛泽东称之为「红军教头」

抗战伊始受毛泽东亲自派遣 参与组建新四军

于建文 余强 著

接力出版社

大略雄才



总策划：
李元君
主 编：
梁定伟

BA GUI
JUN JIE
CONG SHU
DA LUE
XIONG
CAI ZHOU
ZI KUN
JIE LI
CHU
BAN SHE

大略雄才周子昆

牛建农 徐强 著

出版 接力出版社

(中国广西南宁市教育路5号 邮编:530022)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5万字 6插页

版次 1994年12月第1版

印次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80581-978-5/I·224

定价 精 13.50元 平 11.00元

《八桂俊杰丛书》序

惟思

接力出版社组织几十位作家为八桂大地历史上的几十位重要人物写传记文学，出版一套《八桂俊杰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八桂大地人杰地灵，曾经涌现出很多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袁崇焕、石涛、陈宏谋、郑献甫、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唐景崧、刘永福、冯子材、苏元春、王和顺、黄明堂、李德山、马君武、李宗仁、李济深、韦国清、李天佑、李明瑞、韦拔群、周子昆、白鹏飞、李任仁、王力、梁漱溟、雷沛鸿等，都是植根在这方沃土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八桂子弟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过去曾经不同程度地介绍、宣传和表现过这些英雄和俊杰，但是都不全面，不系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规模。现在接力出版社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推出这套《八桂俊杰丛书》，从当前出

版业的形势及社会文化积累的意义来看,无疑是一次文化创举,可谓功德无量。

八桂大地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产生的众多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对于促进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推动各民族团结和睦,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宣传这些英雄俊杰,对于发展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丛书写到的这些历史名人,同样受到海外炎黄子孙的景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的后代现在定居海外。这些海外的赤子都很关心自己的故乡,都有着浓浓的乡情。因此,这套丛书对于进一步沟通桂籍海外华人,促进海内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套丛书,不仅对于八桂大地上的青少年,而且对整个华夏大地上的青少年尤其青少年学生,都是极好的课外读物。他们可以从英雄俊杰身上学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学习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乡争光的拼搏精神,学习在艰苦的条件下永远向前进取的奋斗勇气。八桂大地曾经有过众多的俊杰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在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蜚声世界。今天的青少年应该学习他们这种永远进击的美好的献身精神,勇敢地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把先辈未完成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这套丛书值得向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大力推荐。

八桂地域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文化,这个地域完全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有声誉的名人。这次从八桂大地上推出的《八桂俊杰丛书》,是几十位八桂当代作家写的八桂历史俊杰,在全面展示八桂

俊杰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同时展示和推出八桂地域的当代作家群。希望有更多的展示八桂风物、八桂成就和八桂文化人的举措，希望这里走出更多有更广泛影响的文化新人。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国内各地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不论是从事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的建设，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有自己的特色。

八桂大地的文化建设有着肥沃的文化土壤，耕耘得好一定会有成效有特色。《八桂俊杰丛书》就是这样的有成效有特色的文化行动，值得肯定。因为越是这样的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越是为人所关注。

看到接力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很具特色又很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感到非常高兴，也为家乡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

是为序。

1993年7月14日于北京

周子昆(1901—1941年)，广西桂林市人。1925年参加革命，1930年任红三军参谋长，1931年任红三军军长，1932年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936年任红军总部第一局局长，1937年参与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队长。

第一章

1925年。

革命中心——广州。

夏日的清晨，海上吹来凉爽的风。太阳还没露脸，却已经从大海的深处，把光辉洒向了东边的天宇，几片浮云亮起来了，亮得如同洁白的美玉琢就，镶嵌在海一般蔚蓝的天幕上。

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号兵刘光烈，对着东边天上那几片亮亮的浮云，举起了他的黄铜军号。

今天是星期天，他要抓紧时机，好好地练一练。

他吹得卖力，吹得认真，鼓起腮帮子，瞪着眼珠子，吹得个脸红脖子粗，但那军号偏偏不争气，高一声低一声，断断续续地响着，像饿得半死的老牛叫唤。

刘光烈焦躁起来，恨不得把这可恶的军号给一脚踩扁。他气恼地吼道：

“我说了不想当号兵，偏叫我当！弄个破军号给我，吹都吹不响……”

“当号兵也蛮好的嘛。”

突然有个人搭话了。刘光烈吓了一跳，本来周围没有人的呀，他抬头一看，见来者不是铁甲车队的长官，这才松了口气。

站在他面前的，是位高个子军人，军帽端端正正，军装整整齐齐，绑腿打得一丝不苟，脸略长，眉眼俊俏，很有精神。

刘光烈想了想，噢，这是昨天新调来的周子昆，一等兵。

在铁甲车队，刘光烈比周子昆的资格要老好几个星期咧，所以，他大大咧咧地问：

“你怎么跑来了？”

周子昆笑笑：

“听见你的号音，我就过来了。”

“这破号，能吹出什么好声音来！”

刘光烈把军号捅到周子昆面前，却不料周子昆顺手将军号接了过去。

周子昆朝着他笑一笑：

“我来试试看。”

“你吹吧。”

刘光烈心想：我吹了十几天都不行，你能试出个什么名堂来。

周子昆挺胸昂首，将军号举到唇边，刘光烈便听到了悠长的熄灯号令声。

那是一天中最后的一道号令，在沉沉的夜色之中，告诉将士们：熄灯、睡觉。那号音节奏舒缓，由高而低，最后与夜色融为一体。

刘光烈乐了，使劲在周子昆肩上拍了一巴掌：

“嘿嘿，老表，你行啊！”

刘光烈是江西人。

周子昆接下来吹起床号，吹集合号。这些号谱，刘光烈都懂。周

子昆吹得清清楚楚，有板有眼，好听极了。

周子昆自己也被号音感染了。他在这美丽的晨光中，又产生了自己与军号已融为一体的感觉，自己就是一把军号，军号就是自己的胸、腹、唇、舌，号音就是自己的呐喊、自己的心声，那样的一种感觉，进入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他接下来吹出的那些号谱，刘光烈可就听不懂了。刘光烈只觉得好听。他看着挺立于霞光中吹号的周子昆，听着他吹的号声，强烈地感觉出周子昆吹号与众不同。周子昆的号声不单单是传达军令，他还把什么别的、很动人的东西吹进号声中去了。

那些很动人的东西是什么呢？

刘光烈一时还摸不透。

周子昆，原名周惟宽，字仲和，广西桂林市人。桂林市内，有一对碧波荡漾的姊妹湖，姐姐叫榕湖，妹妹叫杉湖，桂林人管这两个紧相连接的湖叫环湖塘。周子昆他们家，就坐落在环湖塘旁边的大边隅巷。周子昆的父亲周福祿，是位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中学教师，生有三男一女。周子昆是长子，生于1901年。1916年周福祿病故，周家原来就十分清苦的生活，立刻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幸亏母亲是位很好强、极勤劳极刻苦的女人，她整日整夜地在织布机上劳作，用自己的血汗，维持着风雨飘摇的家。周子昆被迫辍学，他找了个卖油条的差事，来补贴家用。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到油条铺去，领出热腾腾的油条，然后，跑遍大街小巷，高声叫卖，挣回几个铜板，捧到母亲面前。

周子昆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在织机前弓着腰背紧张操作的身影。母亲瘦弱，母亲经常咳嗽，母亲脸上没有血色，母亲过早地衰老了，然而母亲织布的速度，却比任何人都快，母亲织出的布，却比任

何人的都要好。把母亲织好的布送到老板那里去，苛刻的老板听说是“大边隅巷周家的”，连看都不看，就放心地收下。

母亲用她诚实的劳动，争得了人们的尊重。这一点，对周子昆影响极深。

后来，在外祖母的资助下，周子昆考取了广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他发奋苦读，于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本来，他满以为，毕业出来，找一份工作，便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了。作为长子，他有责任支撑门庭，振兴周家。然而，四处奔走，八方求告，到处是一片凋零凄清，到处都没有他的安身之处。18岁了，堂堂七尺须眉，竟只能是回到家里吃妈妈的饭。看着日渐衰老的母亲天天俯身于织机，周子昆心如刀绞，有时烦躁起来，他真恨不得放一把火，烧它个痛快！

然而，烧什么呢？日子为什么这么艰难？中国为什么这样穷？他在环湖塘边苦苦徘徊。

环湖塘起风了，那风自漓江来，那风从漓江的上游和下游吹来。那是“五四”的风。

强劲的风吹拂着周子昆发烫的脸。

恰逢此时，在柳州起兵的私塾先生刘震寰，到桂林来招兵了。刘震寰个子不高，戴眼镜，斯斯文文的，全不似一般的旧军官那样的粗蛮无知。周子昆走投无路之际，见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不免为之心动，就从此弃文从武，到刘部当了兵，这是1920年的事。

初时，仅是一名号兵。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想着织布机旁的母亲，周子昆什么苦都能吞下肚去。每天早晨，别人还在梦乡里，他就早早起来跑到外面去练号拨音，日久天长，练成了丹田真气，背熟了几十支号谱。军号也是音乐，军号也有情怀。刘震寰听了他与众不同的军号声，提他

为司号长，后来又任命他为特务长。

他有文化，能吃苦，练就一身硬功夫。在刘震寰的部队里，是很能拿得出手的文武兼备的下级军官。

1923年1月，刘震寰与滇军首领杨希闵联手猛攻广州。叛贼陈炯明猝不及防，弃城而去。杨、刘占领广州后，电邀孙中山重回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广州又成了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中心。

那个时候，刘震寰真革命啊，真神气啊，他才30多岁，便成为了不得的大功臣，重兵在握，誉满全国。他穿着金银装饰的华美将军服，雄姿英发。孙中山感激他，称呼他为“刘活菩萨”；就连傲气十足的蒋介石，此时也对他曲意逢迎，特邀“刘活菩萨”夫妇到香港游玩观光。

刘震寰成了一颗闪光的巨星。

但是，像所有的军阀一样，刘震寰跟孙中山不可能长久合作，他的欲望与孙中山的理想风马牛不相及。特别是共产党和工农力量的增长，黄埔岛上那一支日益强大起来的新军，都使刘震寰食不甘味。于是，乘着以黄埔学生军为中坚的东征军开赴东江讨伐陈炯明、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与杨希闵又联手反叛，占领广州，成为革命的敌人。

军阀就是这样反复无常。

东征军回师平叛，大破杨、刘联军，收复广州。

周子昆毅然决然脱离刘部，走向革命营垒。

从此，他告别了旧军队。

迎着初升的太阳，高举闪闪发光的黄铜军号，周子昆忘情地吹着，他吹出了自己多年来报国无门的苦恼，吹出了他对新生活的渴望，吹出了他与旧军队一刀两断的快感，吹出了他来到铁甲车队后

无比的欢欣。

他忘记了身边还有个刘光烈。

刘光烈也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他们俩都没发现，党代表廖乾五早已悄然来到他们身边，静立多时了。

廖乾五被周子昆的号声吸引，他从这号声中听出了一种激越昂扬的精神，听出了怒潮冲垮堤坝、奔腾千里的气势。

周子昆一曲既罢，廖乾五说：

“吹得好，吹得好，这才叫军号！”

周、刘二人这才发现了党代表，慌忙立正敬礼。

廖乾五来了兴趣，问：

“用这军号，能吹歌吗？”

“能。”

“你吹，你吹，随便吹支歌。”

周子昆略一思索，吹出《少年先锋队》歌：

看，我们高举鲜红旗帜，

同志们快来，

快来同我们努力建设劳动共和国。

劳动做世界主人翁，

人类才能走入大同。

战斗啊，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战斗的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这支歌，黄埔军校的学生爱唱，在街头搞宣传的学生们也经常唱，听来听去，周子昆就学会了。他喜欢这支歌，一唱就热血沸腾。

廖乾五听罢连声叫好，又问：

“《国际歌》吹起来一定特别有劲，你能吹吗？”

周子昆对《国际歌》的旋律是知道的，但对歌词不太熟，他是昨天踏进铁甲车队队部，才在墙上第一次看到了《国际歌》歌词的全文。

他被震撼了，却未能背得下来。

“我试试吧。”

见党代表和蔼可亲，周子昆也就不太拘束。

他举起军号。

号上系着的红绸，在晨风中飘舞。

这一首在法国巴黎无产阶级街垒燃烧的余烟中诞生的战歌，在中国的南天略显疏然而豪情激荡地响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周子昆突然强烈地领悟到：我现在在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与众不同！

在这里才是真正地干革命，救中国。

两行热泪，在激昂的号声中，流向耳畔，滴落肩头。

铁甲车队，确实非常特别，她是周恩来的一件杰作。

当然，也全靠孙中山鼎力相助。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这一天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求见大元帅孙中山。

孙中山听说周恩来来了，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说：

“快请他进来，请他进来。”

孙中山看准了：周恩来是栋梁之才。

早在1923年，留学巴黎的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从事国共合作的工作，协助国民党特派员王京岐筹建了国民党旅欧支部。王京岐将此事报告给孙中山，从此孙中山便牢牢地记住了周恩来这个名字。不久，他便特别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周恩来果然能干，到1924年初，就把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给办起来了。孙中山和廖仲恺议论起这些事，都觉得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确实才干超群。后来黄埔军校急需干才，孙中山和廖仲恺又想起了周恩来，便由廖仲恺出面与中共协商，中共正好也要调周恩来回广东工作，便由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张申府写信给周恩来，还附寄了路费，邀请周恩来回国到黄埔军校工作。

周恩来回到广州。几乎就在他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同时，大元帅孙中山也亲自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

周恩来进来了，穿黄咔叽布军装，扎武装带，非常年轻，非常精干。

大元帅起身招呼这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坐下。两相比较，他感觉自己的国民党的首脑们，年龄都大了些，缺乏生气，远不如共产党这边人才济济，而且大都很年轻。

“周恩来同志，在黄埔的工作还满意吗？”

周恩来便简要地讲了一下自己在军校的工作。孙中山很用心地听。从事革命40年了，他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为了推翻清王朝，他组织了无数次起义，武昌起义后总算建立了民国，但

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中国陷于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他只好又组织力量跟军阀作战。这些年来，他多方筹款，四处游说，把钱交给愿意革命的军人，让他们去打军阀，但是这些“革命军人”和他们的军队，却又一次一次地叛变革命，陈炯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旧军队靠不住啊。

必须建立新军，新军中必须有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俄国派来的代表马林和越飞，都这样跟他说。派蒋介石到俄国考察，蒋介石回来也这样说。但是在中国，这个事情应当如何进行呢？

孙中山是很善于演讲的，他的演讲很有鼓动力。但是，对于在军队中和在军校里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他实在不内行。所以周恩来一讲起自己在黄埔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孙中山听起来注意力就十分集中。

然而周恩来今天求见大元帅，却另有自己的打算。

他一到黄埔，就产生了把这所军校办成培养无产阶级军官大本营的念头，又提出以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为骨干，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先搞一二个团，以后再逐步发展。当时，苏联用轮船送了不少枪炮到广州来，武器是没有问题的，孙中山正在到处寻找能够帮助他打倒军阀的武装力量，对于这样的好事，一定也会赞同的。周恩来与陈延年讨论以后，便打了一个报告，由陈延年交给他的父亲陈独秀。不料陈独秀看了那报告以后，大骂他俩是“不务实际，异想天开”。在陈独秀看来，国共合作，国民党是主，共产党是客，这个“原则”是不能违背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应该规规矩矩地帮助国民党搞武装；共产党自己嘛，就不应该再去搞自己的武装，以免国民党不高兴。

碰了这么个大钉子，周恩来并不死心。他脑子里依然天天转着这件事。忽然有一天，他发现大元帅府属下有辆铁甲车闲置在那

里，挺凄凉地听任日晒雨淋，轮子都生了黄锈，于是，一条妙计立时浮上心头：不让搞大部队，我搞一支小部队总可以吧？不让共产党独立搞武装，我挂别人的名义搞总可以吧？

想好之后，他就来找孙中山了。

黄埔军校的工作，谈到一定的火候上，周恩来话头一转，说起了那两辆铁甲车。他建议成立一支铁甲车队，挂在大元帅府名下：“具体工作嘛，由我来办好了。”

周恩来出了点子又毛遂自荐。

孙中山一听，十分高兴。铁甲车堪称陆军之王，这东西行动神速，又不怕机枪、步枪，打起仗来，威力强大。张作霖、吴佩孚这些军阀们，都有铁甲车队。好，现在我们也搞一个，叫他们尝尝革命的铁甲车是什么味道！

孙中山的脑子转起来也是极快的：

“这里只有两辆，太少了，粤军那边还有一辆，我跟许崇智说一下，请他干脆一起调给你算了。另外，我再找加仑将军商量商量，看能不能从俄国再弄几辆来。”

说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便提笔在手，写下一道手令：

着周恩来同志全权筹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事。

孙文

周恩来领了“圣旨”，立即行动。当时黄埔军校第一期快要毕业了，他便从黄埔军校调了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等三人，从别处调来了廖乾五、曹汝谦，一共五个人，负责具体的筹建工作。铁甲车队的队员，也都是党组织从工人、农民、青年中挑选出来的。

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与调动，都是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铁甲车队的工作与活动，也是直接请示两广区委陈延年、周恩来等同志。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铁甲车队于1924年11月正式成立。编制为：

队部设队长、党代表、副队长、政治教官、军事教官、军医、差遣、司书、军需上士各一人；通讯员、号兵、勤务兵各二人；卫生员一人；炊事员十人；炊事班正、副班长各一人；队下辖三个排，每排正、副排长各一人；每排三个班，每班正、副班长各一人，战士十人，全队总共136人。

这136人，就组成了当时广东乃至全国惟一的一支很特殊的正规军，即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正规军。

这是一颗火种。

为了培养训练军事干部，以便今后派往各地开展工作，两广区委还经常派一些人来铁甲车队随队学习，这样全队人员就经常保持在150人左右，相当于一个连队。

第一任队长徐成章，黄埔军校第一期特别官佐，海南岛人，中共党员。几个月后调去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大革命失败后，他奉命返回故乡从事武装斗争，曾任琼崖工农红军东路总指挥，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徐成章调走后，由副队长周士第继任队长职务。周士第也是海南岛人。黄埔一期毕业，中共党员。他作战勇敢，有“猛将”之称。

党代表廖乾五，是陕西人，他在铁甲车队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组织，周士第、周子昆都是由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叶挺独立团成立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军事教官赵自选，湖南浏阳人，曾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1921年入团，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是黄埔一期生中的佼佼者，周恩来一到黄埔就注意了他。铁甲车队的新兵们最初的军事训练，就是由他主持的。行伍出身的周子昆，对他的军事素质，也心悦诚服。后